

军歌嘹亮

新兵连

◆ 郭法章

这是1978年冬天一个寒冷的夜晚，一艘标记着“工农兵19号”字样的客轮缓缓驶入舟山军港。军港码头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一张张模糊不清的脸。在昏暗的灯光下，我们这些来自中原农村的新战士懵懵懂懂地登上了一辆辆军用车。卡车沿着夜色笼罩下崎岖不平的海岛公路盘旋前行，一路颠簸后抵达大山深处一排低矮的平房前。

我被分到了12班。班长是福建人，我们都叫他陈班长，而老兵们却在背地里叫他“地瓜”。很快，我们这些来自北方的、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兵便领教了“地瓜”班长的厉害。陈班长满口“鸟语”，“黄王”不辨，“右后”难分，还能把“比赛”说成“比睡”，弄得我们一头雾水。队列训练时，我们往往会把“向右转”听成“向后转”，常常让性格急躁的陈班长气得暴跳如雷。

连长文波来自基地水线连，年轻英俊，虽然仅仅年长我们几岁，却显得沉稳老练，让我们敬畏有加。

在队列训练场上，我似乎没有得到过什么表扬，主要是我的臃肿动作太多，站在队列里不是肚子挺在了前面，就是屁股撒到了后头，影响了全班队列的整齐划一，也确实让陈班长伤透了脑筋。但有一次，我意外地受到了文波连长的表扬。

“练胆”训练是我们每个新兵的必修课，每天晚上需抽调两名新兵参训，务必在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之前，全连120名新兵都能轮训一遍。其训练内容为：班长在任意指定的某个地方悄悄放上一件物品，里面藏着一张由连长亲笔签名的字条，要求在黑漆漆的夜色里按时找回这些物件。这天晚上，轮到我和同班战友周大兴参训。陈班长特别提醒我们，东西就放在山一个有着显著标志的地方。那年冬天，舟山天气奇冷，并下了几天几夜的大雪。我们在积雪盈尺、布满荆棘的山坡上艰难攀爬，在密密的竹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探寻。此时走在前面的周大兴却突然“唉哟”一声扑倒在地。原来是周大兴被积雪掩盖下的锋利无比的毛竹桩刺破了脚，疼得他不停地呻吟。我搀扶着周大兴靠在一块山石上，实施简单包扎后，便独自一人摸索着继续前进。远方的山头上不时闪现出忽明忽暗的灯光。听陈班长说过，舟山群岛地处东海前哨，敌情复杂。当年蒋介石溃逃舟山时曾留下许多特务，他们常常在晚间出来接头。那忽明忽灭的灯火难道是狗特务们接头联络的暗号？想到这里，我不禁腿颤颤而汗涔涔了，怀揣一颗扑扑乱跳的心，仔细地搜寻着，乍一抬头，却见一个偌大的花圈竟赫然立于我的面前，花圈上黑色的“奠”字在积雪的映照下显得分外狰狞！我瞬间感到脑袋发胀，血往上涌……我战战兢兢移动着双腿，在新坟周围留下一行行深浅不一的脚印。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，我发现在新坟旁边那棵毛尾松上，竟然悬挂着一只印有“为人民服务”字样的军用挎包！我哆嗦着手摘下挎包，犹如拿着一颗嗞嗞冒烟的手榴弹！我把手探进挎包，里面果然塞着一张由连长亲笔签名的字条！此时，完成任务的喜悦似乎战胜了方才的恐惧，我连滚带爬地逃离了那个“有着显著标志”的地方。我找到周大兴，弓身把他背在背上，沿着那积雪残雪和荆棘的山间小路，艰难地朝山下一步步挪去……第二天，连长当着全连官兵的面，表扬了我和周大兴轻伤不下火线、圆满完成任务的顽强作风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……

备受煎熬，然而却让我受益终身的新兵连生活行将结束，文波连长郑重宣布：从此以后，你们就是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了！

大约一到老连队的第三年，依然是战士身份的我被政治处派往水线连撰写先进个人事迹材料，与文波连长再次相逢。老连长如数家珍般与我谈起战士们良好的精神风貌，谈起连队的发展变化，规划着美好的未来，并让我跟随他在波翻浪卷的大海上体验铺设水线的艰辛，领略水线官兵们搏风击浪的风采……采写工作结束后，老连长拉着我的手有些依依不舍，诚恳中带着歉意：真的很遗憾，在新兵连只看到了你在队列训练方面的不足，却没有发现你的长处，不然把你带到我的身边该多好啊！

万万没有想到，在我离开水线连不久，文波连长却因一场不测的灾难永远地离开了我们，同时遇难的还有我的新兵连同班战友周大兴。几十年来，我时常回忆起那张严肃而充满激情的新兵连生活，早已远去的老连长文波和战友周大兴也常常勾起我无尽的怀念。

曾经严苛要求过我们，并使我们在浴火中重生的陈班长，你在他乡还好吗？

人与自然

都说“早起的鸟儿有虫吃”。何止鸟儿，还有蚂蚁。

出差早起，到酒店的广场中转了一圈，不意间发现一只蚂蚁正搬着一个蜜蜂尸体，搁着劲儿往一个方向运。说是运有点不确切，应该叫“连拉带推”。

就这样，一只小蚂蚁拉着大于它几十倍身体的战利品，爬坡过坎，一往无前。

广场上铺的是方块青石，青石与青石之间都有近半厘米的缝。我立马好奇起来：我倒要看看小蚂蚁它是怎样横跨这“不可逾越的鸿沟”！

蚂蚁无视我的存在，它依然旁若无人地推着庞大的躯体，努力前行。它先把蜜蜂推到石头缝上，犹如在两块青石之间架起一座桥梁——“天堑变通途”；它自己再沿着蜜蜂的尸体从上面快速爬过，下来后又从前面把尸体从石缝上拉开。一套动作下来，麻利干脆，行云流水，无缝衔接。

走出不远，又来了一只蚂蚁。难道是她召唤来的帮手？

刚开始，只看到尸体一会儿往左移动，一会儿往右移动——两只蚂蚁好像在方格路线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。拉扯了大概有那么三

学习蚂蚁好榜样

◆ 李 翱

五秒钟，像商量好了似的，一个在前面拉，一只在后面推，分工明确，团结协作，加速“奔跑”。不一会儿就“跑”出了我的视野。

法布尔在《昆虫记》中对蚂蚁有这样的描述：“一只蚂蚁平均可以搬运超过50倍于自身体重的物体……蚂蚁表现出引人注目智慧，并保持了这些活动细致、明智和协调的程度来保护他们共同的目标。”

为完成这个“目标”，蚂蚁不惜“穿越草地和森林，甚至是淤泥和垃圾”。其不达目标誓不罢休的“啃骨头”精神，自然界其他生物所不及也；其坚韧耐烦、恒久毅力，更非人类所能至也。

蚂蚁的团队精神也是最值得称道的。在没有将领的统一指挥下，所有蚂蚁照样能各就各位、各司其职、各负其责、整齐划一。

蚂蚁还是非凡的房屋设计师和杰出的建筑专家：蚁巢牢固安全，四通八达，错综复杂；蚁巢中的粮仓，很有“科技含量”，冬暖夏凉，通风透气。

因为紧紧依偎于大地的怀抱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蚂蚁总会先知先觉。它的灵敏度特别高：天要下大雨时，蚂蚁就会提前排着队搬家，像军队一样严整；它的感知力也特别强：

地震前，因地表温度升高，蚂蚁会大量爬出来给人类以预警提醒。

达尔文进化论认为：利他在遗传中具有高生存价值，在自然选择中，拥有利他天性的生物更有可能使它们的物种存活下来。蚂蚁也是“利他主义”忠实的践行者和誓死的捍卫者。

南方某次发大水，人们在河边发现一个蚂蚁球，黑乎乎的蚂蚁密密匝匝地紧紧抱成一团。蚁球靠岸后，一层一层地打开，群蚁迅速而井然地冲上岸岸，完成“诺曼底登陆”。

森林遇到大火时，蚁群还会以蚁后为中心，层层保护成球状，冲出火海，向死而生。以牺牲外层的工蚁，而保证中心的蚁后，从而延续外来种交代，“春风吹又生”。

多么悲壮的画面！

曾提出“生物多样性”的博物学家爱德华·威尔逊，一生致力于蚂蚁的研究。他甚至把蚁学作为一场体力和智力上的探险：研究它们如何通过信息进行通信和认路、如何协作和御敌、如何进行化和改变历史、作为社会性昆虫如何“统治”地球。

没错，“统治”地球！

在大量的研究中威尔逊得出结论：“假如人类突然从地球上消失，地表环境会恢复到人口

爆炸前的富饶平衡状态……而一旦蚂蚁消失，地球上将会有数百万动植物也会跟着消失，几乎各处陆地生态系统都会因而退化、衰败。”

是的，对于地球而言，小小的蚂蚁比无所不能的人类更为重要。唐代韩愈《调张籍》有诗句：“蚍蜉撼大树；可笑不自量。”看看，人类又犯了“自以为是”的顽疾。

幸好，“生态文明”提上日程，作为“命运共同体”的人类也在不断纠偏着自己的认知边界，也在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角色扮演——从大自然的征服者逐渐转变为大自然的共生者、共建者、共存者、共享者——尊重“生物多样性”，共同维护和“地球村”。

小时候，曾玩过斗兽棋的游戏，吃子规则大致是：象吃虎，虎吃豹，豹吃狼，狼吃狗，狗吃猫，猫吃鼠，鼠吃象，并且从上往下可以越级吃掉下等的动物。

不要看不起小老鼠，大象最怕它拱鼻子。

西谚说得好：一个小小的蚁穴，将会弄沉一艘大船。

《让子弹飞》中武举人说：“我有九种法子弄死黄四郎。”牛气哄哄的人说起狠话来也都是“信不信，我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捏死你！”

蚂蚁听了，可能会打个哈欠——好大的口气！

人生讲义

学会归零

◆ 邓秋丹

凤凰放弃昔日华丽的羽毛，浴火燃烧向死而生，涅槃后更加美艳不可方物；雄鹰放弃温暖安稳的巢穴，振翅翱翔飞向云端，在天空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曾有人云：生活，只有归零，才会遭遇新的起点和辉煌。

那么，何为归零？归零即是高高举起轻轻放下，将往昔成败作过眼云烟，风轻云淡地面对，并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新的挑战。

项羽自幼胆识过人，上阵杀敌英勇无比，力拔山兮气盖世。可在楚汉争霸中，却不能以平常心对待胜败事，以致兵败垓下自刎乌江，留下令世人感慨万千的人生败笔。若是项羽懂得归零，看淡成败荣辱，有朝一日“大鹏一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九万里”，楚汉历史可能会因此改写。

曾经的手机巨头——诺基亚公司，由于“精益求精臻于至善”的工作理念和大量员工的不懈努力，业绩以惊人的速度直冲世界第一。可管理者却因此而裹步不前，不愿走出舒适区，再加上当时拥有新操作系统的智能手机双面夹击，诺基亚全球手机销量第一的霸主地位很快被苹果、三星等后起之秀瓦解，手机巨头因不懂归零而昙花一现。

由此观之，归零过去，轻装上阵，放手一搏，乃是通往成功的不二法门。

放眼中华五千年，越王勾践实乃绝境翻身的典范。越国岌岌可危之际，勾践胸怀大志，为了安邦兴国，不惜卧薪尝胆。他舍弃一国君主的荣华富贵，将安逸的生活和尊贵的身份清零，忍受了敌国施加的各种羞辱，忍辱负重蓄势待发，终于逆境翻盘。

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，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尝试，直至成功创办新东方教育集团。由于当前教育形势，已做大做强的新东方面临发展与生存危机。俞敏洪并未就此一蹶不振，反而重整旗鼓另辟蹊径，带领新东方员工直播带货，取得极大成功。新东方如今赞誉满屏，成了直播带货乃至短视频领域的一股清流。若非他在经历了挫折后及时归零，也不会有如今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。

一正一反，高下立判。再强大的人若是做不到归零过去，亦不会有有所作为；再普通的人若能做到归零过去，亦有机会再次大放异彩。

归零过去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。它需要我们有“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”的自我认知；有“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顽强斗志；有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的不懈毅力，有“一蓑烟雨任平生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的平常心，更要有“长风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济沧海”的期许和雄心。

为了拥抱更加美好的明天，就让我们归零过去，轻装上阵，再次昂扬出发。相信那一面象征成功的旗帜，正在前方向我们猎猎飘扬。

作者系郑州外国语中学八(七)班学生



钟文书法

王治彦画

王治彦

荐书架

《我是技校生》:再现技校生活的真实生态

◆ 李然

近年来，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，职业院校数量众多。表面上看，职业教育板块利好频出：政策支持职业教育、机构看好行业发展前景，在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的当今，国家发展迫切需要专业技术性人才，可仍有大量家长激愤发言“宁可让孩子打工也别去读技校”，引发多方讨论。

上了技校就意味着“摆烂”吗？能改变命运的只有中考一条出路吗？在被中考“分流”后，技校的年轻人是提前学习谋生之技进入社会赛道，还是进入“大龄托管所”提前“被淘汰”？残酷的青春，没有标准答案。与其参与内卷，不如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赛道。职业技术学校建立的初衷是实现类型教育，而不是层次教育。技术教育更侧重培养具有专业知识技能的应用型人才，普

通教育侧重培养研究型人才，这是并行的两条轨道，具有同等的地位。

正如《我是技校生》中写道的：“每个技校生都是一颗钻石，你看不到他发光，可能是角度不对。”该书系国内首部职业技术教育题材的长篇小说。立足于职校师生的真实生活，以一个职校学生的成长经历为线索，再现了技校生活的真实生态。书中15岁的小主人公成良怀着抗拒和厌恶的心态踏入东技的大门，却发现现实的技校生活跟他想象中的并不相同。小说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塑造，真实反映出我国当下普通技校的青春，让寂寥的自己融入那片虚幻的树林。年轻人在时代变迁下的困惑与矛盾、焦虑与希冀、精神世界与生存境况，也从另一个角度思索了时代环境与青年发展之间的关联，对当下的职校人才培养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。

百姓记事

迷路的斑鸠

◆ 刘文方

它。过了两三分钟，它还一动也不想动。我很纳闷，它居然两次迷路，撞了脑袋，这要是个人肯定也撞得头破血流，成脑震荡了。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它缓过一口气来。我捧起它小心地往上抛去，它终于又飞了起来。可意想不到的，又是一声巨响，这只傻鸟第三次撞南墙。看着它假眠在地上，我再也笑不出来了。良久，它才慢慢睁开了双眼。我爱怜地捧着它，这或许是一只成年不久的斑鸠吧，怎么这么少不更事。

又过了很久，看着这只小斑鸠精神振作了起来，我打算换个方向帮它飞起来。我转过身，背向封装的廊檐，心里念着词，神神道道地默念了一会儿。随即睁开眼，把它抛向了空中。扑愣几声，它一下子飞出了30多米远，落在了院墙之上。歇息了一阵，它回过头来望了望我，展翅往远处飞去。

回到办公室坐下来，再次往窗外看去。毒辣辣的阳光下，那从野树和小草发出翠绿的光芒。我知道，窗外与围墙之间的空地是硬化过的，这些疯狂的野树和小草不是一次被我们清除。然而，它们却趁着假期，就着伏天里的高温 and 雨水疯疯癫癫地长起来，快要冲出围墙的阻挡。不知道它们还能存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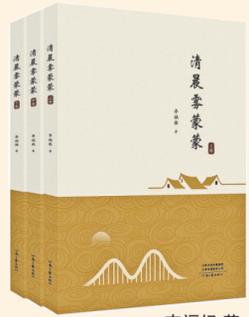
多久，也不知道它们是否能高过围墙，去看看墙外的风景。正如那只迷路的斑鸠，或许在它们内心都有一种疯狂的狠劲儿，不撞南墙不回头。

那个炎热的夏季，一个偶然的机，他和她相遇相识。从此，他便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心灵默契的角逐。这是旧房子失火，她说。这是一种怦然心动的相遇，他固执地说。如同这疯长的野树和小草，头撞南墙不回的斑鸠，让孤独的窗口变成一个诗意的绿洲，让寂寥的自己融入那片虚幻的树林。只为高过墙去，看看外面的风景，只为憧憬心中那幽静的树林，一次次头撞南墙。固执如飞蛾投火，只为追寻那片光和暖，执着如火柴恋上火柴皮，燃烧生命仅为瞬间的动容，让所有暗淡无光的的日子熠熠生辉。

这些又何尝不是追梦路上让人难忘的几个插曲呢。疼过、爱过、失败过，汪洋恣肆地疯长过，自由自在地生活过，这才是真正的人生。

孰对孰错，其实并无定论。我偏执地认为，迷路的斑鸠并不仅仅是笑话一则，正如疯长的野树和小草。墙外的风景在等它，梦幻般的树林在等它，还有那个夏季偶然的相遇，从此让心灵更多了一份守护。

连载



李福根 著

时光。占强已经9岁了，上小学二年级，和他爹二柱一样生性好动，站在大黑面前，嘴里念念有词，指手画脚地比画着什么。5岁的菊花是二柱的小女儿，屋内院里跑来跑去，拿出一张鸡蛋煎饼正往嘴里塞，“拿来。”占强一把抢了过去。

占峰匆匆来到饲料房门口，喜滋滋地喊道：“爷爷，爸，姑请你们吃

饭啦。”

菜肴摆满了一桌子。一盆清炖鸡，一盆红烧鸡，一盘炒鸡杂，一盆鸡烩虾仁，为做好这四道菜，柳叶杀了3只公鸡。蒸水蛋、炒鸡蛋、鸡蛋卷、鸡蛋饼、蛋丝炒韭菜、蛋花煮泥鳅，柳叶真是煞费苦心呀。

“等等柳林吧。”一家人正谦让着，大门外的自行车铃响了。柳柳慌忙跑去开门，只听她笑嘻嘻地说：“知道为啥叫你回来吗？俺妈摆喜庆宴呢。”

柳林支好自行车走进餐厅一看桌子：“真是喜庆宴呀！满桌除了鸡肉就是鸡蛋，鸡蛋下了，是得庆祝庆祝，酒呢？我带来大和哥敬酒。”

“妈，妈，坐吧，你俩往上坐。”柳叶扶着母亲坐到一个靠背椅上。

“再等菜就凉了，孩子们早就饿了。”柳叶拉着大贵的胳膊。“大，你往边上坐。”

一家人正谦让着，大门外的自行车铃响了。柳柳慌忙跑去开门，只听她笑嘻嘻地说：“知道为啥叫你回来吗？俺妈摆喜庆宴呢。”

柳林支好自行车走进餐厅一看桌子：“真是喜庆宴呀！满桌除了鸡肉就是鸡蛋，鸡蛋下了，是得庆祝庆祝，酒呢？我带来大和哥敬酒。”

“妈，妈，坐吧，你俩往上坐。”柳叶扶着母亲坐到一个靠背椅上。

“再等菜就凉了，孩子们早就饿了。”柳叶拉着大贵的胳膊。“大，你往边上坐。”

一家人正谦让着，大门外的自行车铃响了。柳柳慌忙跑去开门，只听她笑嘻嘻地说：“知道为啥叫你回来吗？俺妈摆喜庆宴呢。”

占峰接过话茬：“是那句吧，只要感情有，啷啥都是酒，要是感情深，咱就一口闷。”

“看我这记性，对，就这句，俺们喝茶代酒。”柳叶端端茶杯，又拿起筷子，在一大盆清炖鸡肉中夹出一个鸡腿放到占峰碗里，“你是俺老刘家男字汉中的大秀才，好好学习，这个奖励你。”

“姑，俺也要。”占强看着那个大鸡腿，忍不住叫起来。

“都有，都有。”柳叶分别给菊花、占强、占河、柳柳夹过鸡腿，拿勺子舀出两大勺鸡肝、鸡腰子放到二位老人碗里，说：“大妈，你们牙不好，吃这个。”

餐厅里的人吃着香喷喷的鸡肉，大黑一声不响地坐在门口的阴影里，昂头看着欢欢乐乐的一大家人。柳叶扭头看看大黑，把最后一个鸡腿夹进自己碗里，又舀了两块鸡肉，夹了两块鸡蛋饼，端着碗起身来到门口。

“大黑，这是你的。”说着，她把碗里的东西倒进大黑的食盆内。

有喜必有忧，刘柳叶眉梢的喜悦很快被愁云占据了。

她原本以为不足1900只鸡，每天最多也就下它1700多个蛋，不足170万。灵宝河集镇大小10多家饭

店，100多家各类商铺，常住非农业人口2000多人，鸡蛋是不愁卖的。

可是，刘柳叶的算盘打错了。

大清早，拴柱、朱子英和柳叶把六箩筐鸡蛋挑到集市，交了工商管理费，摆起了卖蛋摊。拴柱急着干田里活，摆完摊就走了。时近中午，两人才卖了60多斤鸡蛋。随着赶集的人渐渐离开了，卖鱼、卖肉、卖豆腐的摊点，有的销售一空早就满意而归，有的所剩无几等着最后的顾主，柳叶的眉头锁了起来。

活跃的市场冷清了，悠闲的摊主、寥寥的顾客目光投向满满几箩筐鸡蛋，刘柳叶的脸上热辣辣的。

集镇上的人开始吃午饭了，店主们端着饭碗出现在门口，往嘴里扒口饭菜，这半边两眼，那边瞅一瞅，店主人之间说说笑笑地打起了哈哈。

朱子英远远闻到了饭菜的香味，炒肉片？红烧鱼？炒鸡蛋？青菜煎豆腐？反正香味扑鼻，让人很难分辨出具体味道。两人的蛋摊摆在集贸市场的入口处，东西两条长街店铺林立，不远处一家饭店正是顾客上座的时候。满街饭菜飘香，难怪朱子英的味觉是大鱼

大肉、青菜豆腐的混合体。